

【林不醉散文集】

锦衣

林不醉 著

陈年江湖
城外月光
带刀侍卫
江南磨坊
马快蹄乱

■ 青海人民出版社

林不醉散文集

锦衣

林不醉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衣 / 林不醉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 - 7 - 225 - 03457 - 7

I. 锦…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4741 号

锦 衣

林不醉 著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 刷: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5-03457-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且行且饮江湖醉(序一)

林 子

花落如雨,江南春暮,林有才又一次醉了。

美景、美酒、美文,被这“三宝”浸泡着的人如何不醉。

是的,我将他的“美人”换成了“美景”。畅饮江湖是离不开美人的,美人不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么。但美景不止美人,金戈铁马,须眉畅饮,莫不是又一道风景。

所以,在这样的风景中,把酒言欢,铸字为剑,且行且饮,醉倒的又岂止是有才呢?

林有才那些望乡思友的文字,总有些许或淡或浓的酒味,犹如刚开封的陈年老窖,于闻香之余,尝下去你会品出沉郁。这种沉郁我的理解大约源于内心的孤寂。

其实,人的内心都会有孤寂的。有多少孤寂的心,就有多少矗立的山;有多少矗立的山,就有多少耸立的形态。

但孤寂恰是遐想的翅膀。有多少孤寂,就有多少飞翔着的翅膀;有多少翅膀,就有多少飞翔着的梦。

这种孤寂里，你会听到风声。风声是山的呐喊，那些呐喊在群峰间激荡、回旋、碰撞、融合，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词，它叫“朋友”。

这种孤寂里你会看到有梦。梦是心的精灵，那些精灵在人世间漂泊、徘徊、哭泣、歌唱，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词，它叫“江湖”。

林有才以字为针，以情为线，绣着一个叫“追求”的东西。这个东西像一张网，当他收网的时候，他最希望看到的便就是朋友和江湖了。

此刻，他收到了。

所以，他醉得很值。

江湖源于内心的不羁。

林有才或许算不得一个不羁的人，但他有着一颗不羁的心。雨天，他会想到白蛇；酒肆，他会想到文君；落日残阳，他会想到白马西风；漫步闹市，他会想到带剑长行。那些若即若离的碎片，要是归集起来，就成了你我的江湖。

江湖并不总是风波浪涌的，就像侠客并不总是易容而行。

尽管很多的时候，人们像戏曲中那样涂上彩色的脸谱，变着声调，演绎着一曲曲似是而非的故事；尽管很多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就可以从对方的脸谱上来分辨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尽管很多时候，人们娴熟的舞着花枪，真诚的表演着虚幻；尽管很多的时候，人们总是注视着表演者眼睛后面的那些闪烁着的东西。

但没有人不相信，这个江湖还有且饮且行且醉的一面。

或许，林有才饮得还不足量，行得还不飘逸，醉得还不沉郁，但他毕竟是穿行于自己的江湖之中了，而他的江湖却正是人们愿意看到的那种。

风雨中，把栏杆拍遍，全然忘却了自身的泥泞；飘雪中，独然夜

行，对白茫茫一片仰天长啸；秋月中，与秋虫呢喃细语，泪水无声滴落；春花中，看桃红李白，拈每一瓣花香送酒。云集云散，潮起潮落；鸟不惊飞，鱼不远游；美酒盈杯，朋友应和，红袖在侧。

这样的日子会有，但这样的日子不会常有。

这样的日子林有才也不会常有，但读林有才的文字却使你觉得那样的日子常有。

所以，我常常想，文如其人或就是文如其己。山与山之间并不总有对话，但一阵风过，总会有共鸣。他的文字有时就是那一阵风。共鸣其实就是一种感应或认同。当然，我们不算山，更不算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有共鸣，因为大家都有一颗浪迹天涯的心。

浪迹就是一片江湖，共鸣就是一场对饮。

在这个江湖里，林有才没有了形，他就像一股剑气在四处游走。剑气这东西是忽柔忽刚的，或许它会伤人于无形，或许它会打通你的任督二脉。无论是那一种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了这个江湖。

在这场对饮里，林有才是不醉的，他自身就成了你杯中的酒。酒这东西是性情酿造的，是水与火更是水如火。酒是不醉的，但你真的醉了，酒也就醉了。

林有才摆着他的夜宴，端上桌的都是江湖，醉的人越多，林有才醉得也会越深。

林有才说：上帝给我一本书。

如果是，上帝这回是睁着眼睛的。上帝选中的不仅是一个心中有梦的人，也不仅是一个坚韧的追梦人，上帝选中的还有一个江湖，还有这个江湖中的那么一群人，那些且饮且行且自醉的人们。

林有才说：让愿意的人写写后记。

我知道有才真诚的希望大家分享他的醉意。其实，他已经做到了，上帝给这个江湖送来的这本书，我已经把她斟到杯中且行且饮

且醉了。这个，已足矣！

所以，我说：我愿意，但绝不可作后记。

酒还是越醇越好，醉，也是。

与有才相识较迟，但并没有那种恨晚的感觉。

人，总是会不断寻找自己钟爱的东西。在无数次的寻找中，错过一定比所得会多得多。唯其如此，所得的才值得珍藏。一个人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全部，即使真的给你这个世界的全部，你也是所拥无几。所以，恨晚不如恨相识。

人，总是会有疲惫的时候。或许有一天，这个江湖有了新的歌声，在那片歌声里你顿生了不如远去的归意，那没什么，相聚本来就是为离别而准备的，归去总是江湖心。

但此刻我们同行，且饮且醉！

谨以此文送给林有才即将面世的第一个“孩子”！

2009年5月30日

常作东南别(序二)

花瘦满枝

这题目选自苏东坡的词,他说,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他说得很喟叹,此生飘荡,不知何时歇。苏东坡离现在时日太久了,他一定不知道他死后几百年,一个叫林有财的书生,在没绾头巾没穿长袍的情况下,从胶东半岛到了江南定居,一居十数年,眉花眼笑,滋味着。

—

我认识林有财,是因为麦子先生。两年前吧,我在新浪重新做了个小窝,与邻居们不大往来。麦先生不知怎么地就找上我了,并给我推荐了一些好人好字,其中就有林有财。麦先生把她自己的印象描绘给我,对这些人们冠之以称谓。称侠的不少,她却没不把林有财纳入;在看了数篇文后,我发现其实林有财最喜欢自称为侠客,并且是江南这一派的。

林有财有很多名字,比如说林不醉、林平之、林有才、村长,我却独独喜欢他叫林总。林总不是总经理,而应该是林林总总的简

称；这一点，和我给自己取名是一样一样的，总觉得自己还算是认识很多字，背了很多辞，事到临头才发现竟是没一字一句可述可括。于是总总而生，林林而群起来，简单。或者叹曰，且走且唱，且饮且醉。

人与人之间交往，是很微妙的事。如果一点类似都没有，就会成为陌路。就算有机会擦肩甚至可以对望，都只能是“漠然的一瞥”；如果太过于相似，也会心生怨恚，如同家里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总是吵吵，反而不如班上的同桌关系好。所以我常以为人与人之间是需要一点距离的，并不仅仅是接洽上，还应该体现在性格上。既有相通，也要相离。

基本上我与林有财就属此类吧。

二

前面说过林有财喜欢自谓侠客，其实他就是一书生。书生的重点体现是好言武，从不付诸行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的《相逢恨晚》里看得无比清晰。“透过玻璃窗看着牛二一晃一晃地去了。真是相逢恨晚。心里兀自就长叹一声：若是他年，定然提了花枪，赶上去一枪搠翻了这厮，也好出了这口鸟气。”豆妈说那是抽大烟时的境界，此言不虚。我发现幸福的枕边人都有些鹰隼一般的眼。

路见不平了，心底里那股正气就浩浩然了起来，然而终究只是隔着玻璃往外望。心下里只希望自己能跳将出来，撸平人间不平事；然而却也还是怕，君子不立危墙。恨不能将时光漫游了，回到冷兵器的年代去，自己有轰轰烈烈一身本事。如麻的杀坏人，用靴子底拭去污血，捧起大卮来饮酒，酒洒落在襟前，如同竹菊兰梅。终究却也只是臆想了，看看身边的豆妈与豆豆，心中的块垒无法言语，化作一声长叹，从胸中直吁到桌前。如若豆豆细心的发现了这声喟叹略有不同，而奇怪的抬眼望，林有财就会探一点头下去，轻声的说：“这水饺没咱们山东的好罢？”

其实豆妈是最清楚林有财此刻的想法了，她也不去点穿；聪明的女人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男人心中那点正义感，反正她决计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不会跳了起来，破了玻璃，直直的对那个牛二大吼一声，“呔！”她也相信，自己的男人此时心里模拟的那个杀人武器不是杨志的刀，也不是张飞的矛，而只是一杆花枪。花枪多用于戏台上，多用于臆想中。实际生活里，是一丁点用处都没有的。

苏东坡有妻王弗，密州正月夜，庭前梅，天上月，云收雾清。她对苏东坡说，“春月胜秋月色，秋月凄，春月和悦。可召赵德麟辈饮花月下。”苏胡子大喜而照办。我就幻想着有一日，豆妈对林有财说：“财哥，春花胜了秋月色，可召小楼辈同来一饮。”

如果说林有财真的是一名侠客，我们就给他配一件武器。他自己曾有文说，江湖兵器谱，以斧为第一；还扯出了盘古沉香程咬金。但我们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用斧子的，仅仅是因为拿不动，也没听说过程咬金会写《姥姥的樱桃》。林有财也不用刀，那家伙霸气有余，潇洒不足；林有财也不用枪，枪基本上属于马上作业，穿戴铠甲固然有气魄，但终究不能“长襟飘飘”；剑尚可，但一定要是那种窄窄的，应该是杀人无血吹毛立断的那种神兵宝器，非此不能显出林氏的独门来。如果不是独行，而是立于行伍之间，自己应该是拿戟，拿槊，拿铜的那一类，至少也得是个千夫长，当个小兵他是不屑的。这也能理解，反正是臆想，谁不往高处想想呢。

他曾经在文中很费劲的提到过我，“很多人因为小楼长得黑而把他排除在文人秀才之外，这是不对的。”其实他说错了。他是文人，我不是。“文人相轻”是判断的唯一标准，所以他在他的文章中出现过很多次打倒贾东岸、打倒邓十二、调戏梅混、欺负汗青、鄙视小闲之类的文字。出现的频率之高，仅仅次于家乡的红樱绿桃，滴雨檐榭。古龙与林清玄是好友，然而古龙书里出现了一个“清玄道长”，无恶不作，无酒不欢，无色不美，无金不贪。以至于林清玄后来

说：“得罪谁都行，就不能得罪文人呢。”

所以，我一直在表扬林有财，我害怕他有朝一日，把我写进去。

三

在《自拔金簪付酒钱》上看到，“其实，最美的文字，就如是书生在小姐后花园的墙外，听到的一声娇笑。……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更愿意回到那个有着才子佳人故事的年代里去。找个安静处，种两丛竹，开一家酒店。再买个像灵儿那样的丫环，给我跑堂。”

林有财之所以是文人，还因为他喜欢美人。美人是谁都喜欢的，除了那时候她正在当二房，而你偏偏是大房生的儿子。但是有很多人是不肯承认这一点，总是认为女人如衣，上不得正经八百的文字里。宋词三千，三分春色二分离愁，更有一分是怨女；可那些道貌岸然学先生们偏偏不肯认可了去。总觉得温柔乡里缱绻久了，会消了英雄气概。老爷子老妈子也认为如果太听真了媳妇的话，这种男人太抵不会有什么出息。不管是荷犁的，还是扶藜的，总之，离得女人们越远越好。

林有财就不，这一点我很敬佩，所以他的中青年女粉丝就特别多，因为他会沉下心来写这些小性的文字。我迄今为止看到他五百多篇，分别是诗歌、人物、散打、乱弹、乱品、溜达、有女和夜度水浒。其实你如果像我一样细心，你就会看出来，分类的只有200篇，还有300篇不知沦落到哪个旮旯去了。这也不怪他，他9岁，薛富贵21岁，他俩都能属猴去；我们又何必去寻找那不见了的300篇文字呢？

《繁华将要落尽的初秋夜》，林有财归纳道，“一步春花 / 两步秋月，三更鸡鸣 / 四更灯火，五分清风 / 五分明月，”一二三四五五，是不是没六了？不能六，五六十一，不仅满了，而是盈了；这样不行。满是一时，亏是正道，犹如林有财对待女粉丝的情怀。我看这首诗的时候也痴了很久，若有一个女儿身，又偏是一个喜欢这字的，看到

“夜凉如水，素面如你”这八个字来，会不会那浑身就冷却了下来，裹了裹初秋季节的披肩，抽得一两张面巾纸来按住并没有流涕的眼鼻，滴滴答答的写下几行字来，“某，昨夜分明又梦见。你依然还是那么底淡淡地笑，并不朝我靠得太近……”然后摸摸自己的脸，“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

我一直相信，这种女人总是有的。

四

林有财的字，绝对经过锤炼的，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心里。所以看起来显得是那么的自然流水，不落窠臼。中国文学经过断代，随世的好看的文字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现在有人能读懂古文，或是背得几句唐诗宋词，就会有人追捧；再能说上几句“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树，是搭儿快活闲住处”之类的也么哥，那简直就是文怀沙，是范曾了。当年曾有人评述汪国真，“他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好在林有财并不是这样，他的出现，并没有因为时代而划上下划线，以示重点。

我曾经说：“林有财写乡村写父母写儿时，村子里绝对没人赶得上。”其实不仅仅是村子，方圆四五里，隔壁三两个村子也应该算上。

他说，院子里的果树是父亲栽的，门口的花是母亲种的。平常时候。每个早上，父亲都是坐在门口的那棵樱桃树下，石凳上。一壶茶，或者一袋旱烟。这个季节，阳光以一种欢快的姿势在树枝上跳跃。地上的树荫凉里，阳光斑斑点点。很多时候，我会拎一马扎，摇着一蒲扇，去树下。蒲扇其实是做样子的，有风清凉的从前方的田野里吹过来。树上的果子青涩，隐藏在枝叶间，需仔细分辨才是。日子就在这样无所事事间，一闪而过。只是，树上的知了叫的有点烦恼。

树上的知了并不烦恼，恼人的是他少年情怀的一颗心；林有财

自己的存在也不烦恼，恼人的是他那可远可近的笔，江南江北的刀，又顺又拧的舌头。

古龙笔下的石观音曾说，少林武功太猛，太刚，如同红烧肉，管饱却粗俗；而武当过于柔和，犹如炒青菜，淡而无味，细腻却不管饱。其实我也是如此看待我们生活中的些许文字。男人写字有大气，喜欢针砭时弊，厚古薄今，恨不能立马换了朝廷，自己作先锋；女儿写字，东长西短，化妆着衣，夫夫子子。此谓一少林一武当。林有财决计不会去学这两种功夫，他不喜欢阳刚及阴柔的路子。

富不学文，穷不习武。如果那时候父亲的果树与母亲的花树都是大富人家花园里的物什，林有财定然会去灵鹫山逍遥派找无涯子，在解珍珑棋局之前就拜师学艺。然后幻想着与丁春秋那老贼决斗，清理门户。逍遥派讲究轻灵飘逸，闲雅清隽，林有财和丁春秋一交上手，但见一个童颜白发，宛如神仙，一个衫袖飘飘，飘若御风。两人一沾即走，便似一对花间蝴蝶，蹁跹蝶舞，把“逍遥”发挥了到淋漓尽致。

因为时日的原由，林有财并未能真拜师学艺；他入了伍，当了兵，转了业，娶了妻。那心中的逍遥情怀，就化成了你我今天所见到的字，不刚不柔，自成一派飘逸。

五

三会的第二天，我们都有点怔忡。与林有财独坐的时候，我悄声的向他表示歉意，为我的木讷与屈诘。他拍了拍我的手臂，说：“没事的，真的没事。我们都感觉到了你的真诚。”这种话是不能大声说的，否则就会显得玩笑。那一霎那，我易触的情感就蔓蔓枝枝的袅袅起来，把眼光投向了窗外那立在雨中而显得无比青翠的柏树林。

一个人的文字可以雕琢，笑容可以训练，立意可以捉刀；然而那浅浅的问候与关怀，那纯朴的善良与宽容，真真不是通过文章里

的字所能穿透,所能镌刻的。

我喜欢林有财的字,我更认可他的为人;就有如他虽然对着弱水笑了三千下,却总难敌他心里那聪明睿智的豆妈。

所以,如果林有财的字比你的珠了玑,梦比你的瑰了丽,粉丝比你的多了许,请你,请你一定不要妒嫉。不管他比你珠瑰多了多少,毕竟我们曾经在年轻不年轻的时候遇到过,读到过。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他,那么所有的相遇,都将是那无以言传的宁静与欣喜。

2009年5月28日

带刀瓦工林总醉(序三)

寸心居士

林有财原来不叫林有财。

我认识林有财的时候,林有财叫林总。那时新浪博客正在搞一个什么活动,首页上很牛叉地站了两排草根大头,林总赫列其中。那应该是三年以前的事了,我记得我的鼠标箭头在这两排人物中逡巡了一遍以后,当机立断点进了林总的家,从此就没有出来。

后来我有时会想,当初点了这个人,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姓林,还因为他那张很草根的笑脸吧。虽然他自称林总,喜欢说自己是行伍出身,但是我们都知,他其实是个瓦工出身,带着一把刀,泥瓦刀。

林有财在新浪以盖烂尾楼而著称,这源于他十八岁那一年的传奇经历。在《我的第一座烂尾楼》里,这个背着诗稿出门打工的少年,从拿着铁锹拌水泥的杂工干起,到管道工,到电工,直至熟悉了一座楼的水电安装,最后坐进了办公室,喝茶,下棋。一座楼尚未完工,这个人便兴味索然,转而从戎,也才有了后来他写也写不完的

部队生涯,我们看也看不厌的军人趣事,这是后话。

这座烂尾楼让林总坏了毛病,写博客也常干些烂尾的事,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许多读者患上了恐续症,一看见有待续的,有博文题目带括号,括号里带数字的,就恐惧。恐惧过后,财迷们还是乐颠颠一如既往地照跑不误,没办法啊,谁让人家写得好呢。

比如林总的故乡人物系列,不输大家。其实在《我的第一座烂尾楼》里,虽然从头到尾细致讲述的都是他做工的事,也诙谐,也哲理,但文眼其实就只是那一句:我一直认为自己早就走出了父亲的视线,原来没有。读到这一句,每每感到眼眶发热。不必看《父亲》,仅此一句已经令人动容。写姨妈家的那些表姐们,写令人骄傲的张老三,写小人物二爷、二哥……或许是因为浸透了故乡的血脉亲情,他写来游刃有余,不着痕迹。就如一个技术炉火纯青的瓦工,手起刀落,切下的砖头补上那个空,正正好。

林总后来成了未村村长的时候,就不叫林总了,叫林有才。第一次见到林有才,是在未村的第一届武林大会上。

一般而言,初次见面而又迟到的人,是会很尴尬的,特别是当所有的人都已经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但是当林有才推门而入,迎接他的不是围观,而是自发的掌声。我第一次知道,九个人也能拍出雷鸣般的掌声;再一次印证,有些人,天生就是领袖,就是人群的中心。

我知道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要对自己四十岁以后的容貌负责。我猜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气质和人格魅力是自己给的,是后天造就的。细读林有才的文章,就不难发现这个人如今的气质从何而来。

据林有才自称,他小的时候生得白白胖胖,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一只大耳垂子能夹住一根烟,所以他外公给他取名平之,意谓与人分享,天下平之。他还说,他叫林平之既不怪外公也不怪

金大侠，怪只怪他出名太晚，金不侠不知道。嘿嘿。

童年的林平之，听着外公教的童谣：编筐，编筐。天下粮仓……我总是想起那个同名的电视剧，就连同林平之的童年一起变得厚重起来，仿佛听见那首童谣一直回响在岁月的长河里，成为林平之长大成人的画外音，同月色一起，染白了一袭长衫，披在这个亦武亦文的人身上。

他说，朋友如酒，不醉不快。

林有才的名字有很多，不下十个。但是他的博头却一直没有变，叫做且饮且行林不醉。据说这不醉的酒量也是自小锻炼出来的。

他家乡的规矩是大人喝酒，小孩子不得上席。但是因为这个叫林平之的小孩与众不同，于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得以叨陪末席，在父亲和三舅这两个他崇拜的男人注视下，滋地一声抿上一口酒……

但是在未村，林有财的酒量是被鄙视的。我第二次跟林有财喝酒的时候，他就当着他最大的财迷的面，表演了一次现场直播。而那一次，正是他跟大财迷的初次见面。当然这就是林有财的那句话了，朋友如酒，不醉不快。

原来所谓林不醉是这样解读的，不醉不快。

林有才写过一首打油诗，谁言夜黑风高，夜行有客带刀；风陵十三渡口，老林出手试招。——带刀夜行，快意人生。

可是林有财明明是有着忧伤的。他写道，这个城市寂寞的月光 / 在我的手指上流淌 / 旧时的车马 / 过了南楼此刻风月满了扬州 / 你怎么懂得一个人凭栏时的忧伤……

江南春好，身和春住，心系北方。他说，你不来 / 我又和谁说呢 / 这满城的桂花都开过了……

我不知道漂泊的人是否都有一颗驿动的心，但是无论你飘到